

好好奇嫚用完了

我女友是一個百貨公司櫃員，在充滿芬芳與冷氣的時髦大樓裡對人解說保養品的牌子，流露出的幹勁可以說是不遺餘力，不過要說她的職責是服務好像也不對，我覺得比較像是笑，對他人擺出招牌的笑容。沒錯，當初吸引我的也是她的那個笑容。可是奇嫚，我女友，最近似乎處於倦怠期，每每回家都會給我一個垮下來的臉。是因為通勤騎車離到我們家還有四十分鐘的車程，且在安全帽的摧殘下，回到家精緻度就少了一半？我對此當然沒甚麼意見，反正妝的精緻度我是看不出來，倒是她會告訴我通勤後每每到了公司還要補妝，反覆抱怨下我才記起此事。比起妝容，我更在意她為什麼不笑了，我總覺得那是完滿她靈魂深處重要的一部份。前半年都還好好的，是厭倦我了嗎？我問她，然而她只回道：「你問這什麼蠢問題？你覺得我厭倦你了還會每晚回來？」或者敷衍地：「別煩我。」我想她那陣子只是遇到了難纏的客人，於是默默等待夏天過去，並沒有多說什麼，可是此情此景每況愈下，我開始觀察到她更細緻的變化，比方說，真正注意到在她眼角暈開的眼線，兩頰偶然崩塌的粉底，她趕時間吃早餐或晚餐狼吞虎嚥的樣子，這些種種或許可以稱之為醜陋，我以往視而不見，我愛她，我想或多或少都是因為那個消失的笑容。於是我希望把那東西找回來，不擇任何手段。

奇嫚開始當百貨公司櫃員是去年冬天開始的事，在那之前她在另一個公司合作的賣場實習當銷售員，調職後來到這裡。我是個業務，整天跑來跑去，沒過多久我們便認識，還在她工作的百貨公司裡約過會幾次。沒兩個月，我們便同居在一棟大廈裡，生活的中心從盆地中央移轉到了西北部。儘管是個帶電梯的套房，空間卻不怎麼大。陽台的隔壁是臥室，在接連著就是廚房，幾乎沒有隔間，室內無窗，要看看外頭只得走到陽台去。於是我們一早起來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通往陽台的門，迎接唯一的陽光。「還好有這扇面陽的窗戶，」奇嫚說，「不然都要悶死了。」的確，我們找了好幾間公寓許多甚至連一扇窗戶都沒有，再不然就是被隔壁的大廈擋住，就像她老家屋子的那種一樣，每到中午，還得被迫吸入陣陣油煙。幸好這裡不必如此，窗子眼前是十層樓高的開闊風景，底下有保養不周的都市公園，綠意不彰但還算愜意，周遭十

公里內皆是舊型社區，看來無須擔心突然哪個空地突然施工的可能。大抵來說，我們對新居都還算滿意。

白天時，她會在床旁邊的梳妝台那裡梳化，十點鐘她會準時出門，若我當天還在家，她會親一下我的臉頰，並蕪露笑容。我常覺得這時刻是專屬於我的，這種在玄關，匆忙、猶疑、閃爍的笑容是專屬於我的，沒有其他人注視，也不帶有什麼目的，她輕輕地向我道別，我也報以微笑，我知道我很快就會再見到她。

不過十多個小時後，再見到她時，那種早上充滿朝氣與溫柔的她便消失了，整個夏日都是如此。我感到不解，心情就像是明明早晨才剛被送達的鮮花，怎麼一口氣就枯謝了？那樣子的疑惑。察覺到異樣的最初幾日，我試圖討她開心，和她一起看她最喜歡的電影《我的藍莓夜》，我甚至買了一個藍莓派試圖模仿電影的最後一景——要與她浪漫地接吻舔下她嘴邊的奶油，她卻大為震怒，「你在做什麼？你的衣服沾到奶油了！你要自己洗嗎？」我趕緊按下暫停鍵，她接著吼道：「不要在最後一幕暫停！」此時我只好以一個奇怪的手勢看完整部電影，以免自己再一個動作不小心把奶油弄往其他地方。我無法不想著剛剛發生的事，怎麼會失敗呢？一定是我太笨拙了才毀了一切。我心有不甘。看著奇嫚的後頸我突然有了一個奇怪的想法，想著她脖子後那些沒有被挽進髮球（是這樣說嗎？）內的那些髮絲，或許其實是小蛇的化身，奇嫚在梳包頭（啊對，應該是這樣說的）時會用到些髮膠，好讓頭髮更服貼，那些在一整日下來又從包頭裡蹦出的髮絲，還因為髮膠與汗的關係有些烏亮，彎彎曲曲的模樣因此看起來更像蛇。雖然這樣稱呼自己的女友似乎有些不妥，但我的確是這麼想著的，看著奇嫚這些怪異的髮絲，我想像她是那擁有蛇髮的梅杜莎。

上床睡覺前，那些糾結扭曲的小蛇已經消失了。及胸的長髮在洗完澡放下後散發出了一股森林的味道。我們躺在雙人床上，她和我道歉，說不應該兇我，她對我說了一句話，我至今記憶猶新：「對不起，真的……我不是故意對你發脾氣，只是好好奇嫚用完了，你理解嗎？」

好好奇嫚用完了？什麼意思？不，我不理解。奇嫚就是奇嫚，竟然有好與不好的？還會用完？

就像剛剛提到的，自夏天開始，我越來越難看見她的笑容，到了秋天，甚至連早上在玄關時送別的笑容都消失了。我和幾位朋友討論，他們說或許是因為工作緊張的關係，要我別放在心上，現在逼得太緊反而會嚇走她。我想他們說得有道理，畢竟如果是工作害她緊張、無法放鬆的話，在家裡我還要逼她笑不就太過分了嗎？那麼一來

奇嫚豈不沒有了放鬆的空間？可是某一日，我見到奇嫚的多年好友，在此之前奇嫚就給我介紹過，她是位髮型師。見到髮型師那天她正在一個麵包店裡選購，看到我便急忙上前找我搭話，我想，她一定也在為奇嫚擔心，要與我討論奇嫚不笑的問題，沒想到她是來愉快地分享她與奇嫚上週末去的那間咖啡廳，其中最讓我訝異的是她提到：「服務生當時滑了一跤差點跌倒，我當場笑得要死，奇嫚喝咖啡還差點噎到呢！」等等，如果奇嫚回到家是為了放鬆而刻意不笑，為什麼與她的好友就可以？我忿恨不平地想著，越想越氣，不懂這幾個月以來的容忍到底是為了什麼。還是說，奇嫚根本是受夠我了？我才受夠她！她那一回到家就亂丟東西的樣子、喋喋不休的抱怨、總是開著門上廁所.....是的那就是醜陋。我毫不猶疑地說出來了，對著一進門後這亂糟糟的客廳。「醜陋！」一邊喊道我一邊開始收拾起桌子，擦乾撒出的泡麵湯汁、把馬克杯底部的茶漬刷乾淨、從沙發邊緣開始擦拭積塵以久的灰塵。突然我決心明天要去看她，看看上班中的奇嫚，我的奇嫚。

這是唯一可以看到奇嫚笑的方式了，我懷抱著這樣孤注一擲的心情前往那間百貨公司，出發前向公司隨便請了病假。反正要是撞見，我可以說我在這附近跑業務，順道問她要不要一起吃午餐。而儘管這樣想，卻仍不希望被奇嫚特別認出。於是出發那天我穿得很低調，又，與其說是低調，不如說是穿得完全不像是自己。我打了平常絕不會打的領帶，穿上了一套米灰色的西裝（我父親給的，天氣總是很熱，若非必要我還真不會碰這套衣服，料子廉價又不透氣），隨意抓了一下頭髮，並拿掉我的眼鏡。我看起來仍像是個業務，只是與我平常的業務形象截然不同。平時我穿著運動鞋、卡其褲與簡單的襯衫就去上班了，我跑的業務並不會遇到什麼大客戶或大老闆，都是些公司的老交情，可以說簡單有心意最為重要。

這間百貨公司在我初次來到之前，周遭還沒發展得那麼完善，啊，大概也有四、五年了吧。這四、五年間我就在同一個地帶跑著，看著一棟又一棟的住宅或嶄新商辦漸漸吞沒周圍的藍天。每到通勤尖峰，車流越緊越死。我該是因熟悉這片區域而感到自在才是，不過身穿一身不熟悉的米灰色的西裝，儘管外表看來正式，心裡卻感覺自己像是隻灰暗的老鼠，正鬼祟地穿行街區。

記得一次晚上與奇嫚行經這裡，奇嫚仰著頭，看著那些看起來又高又寬敞的高級公寓說：「這個時間怎麼大家都還沒有回來？」她指著那零星亮著燈光的窗戶，兩棟公寓排排數下來，六十多扇窗子裡僅有十扇是亮著的。

「沒住人吧。」我說，想起這城市惡名昭彰的空屋率。而奇嫚的表情既困惑又訝異，她睜著烏亮雙眼說：「真的嗎？在這麼好的地方裡，幾乎都沒有住人？」

「是啊。」我回答，並又指了指對街的另一側，那棟周圍的鷹架已經要拆了，是才剛蓋好的新公寓。「你看那裡，我下班經過那裡時，常常看到人們仰頭看著那棟大樓，明明裡面什麼都沒有，一面漆黑，連燈也沒裝，但就是會有人站在底下，看著那些黑色的窗戶，露出心滿意足的表情，好像他們即將擁有一切。」

「真詭異。」奇嫚說，一邊又挽著我的手。

「我也覺得。」我附議道。然而奇嫚沒有別開頭，仍看著那幾戶零星的窗戶散著光亮。綠燈時，她才回頭看著我，拉著我的袖口說走吧。週末的夜晚，她笑起來的側臉也真像是個天真的少女。

不知道這樣的奇嫚現在在哪裡。

我拉開百貨公司的沉重的大門，頭低著飛快經過那噴射著的冷氣進入了商場，我從側門而入，於是並沒有馬上見到她。我非常謹慎地繞到某個柱子後，朝那裡從容地撇了幾眼，是有幾位掌櫃小姐站或坐在那裡，不過因為都梳著包頭，穿著一樣制式的套裝，我一時無法分辨她們的背影。我又鎮定了自己幾秒鐘，才找到了奇嫚所負責的那個品牌，S N V，對了，是那個有著銀白色流線型的專櫃設計，不過現在櫃上似乎沒有人。為什麼沒有人？我大膽了點乾脆走到S N V的櫃檯附近，將自己敞露在外，現在任誰都可以看見我這樣一個男子，有些突兀地在這裡逛保養品。一位櫃員上前來向我介紹：「這是現在新推出的保濕凝露，也很適合男性膚質，若要送女伴兩組一起帶也有優惠喔！」她的臉上擦著紅唇，眉毛很淡，和所有其他櫃姐一樣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。突然我掃過周圍，發現有兩、三個櫃員也在看著我，朝著我笑，我又往身後看去，正好那名小姐起身，與我四目相交，她也幾乎是立即地對了我笑著。無數位展露出笑容的百貨公司小姐眯起眼睛盯著我瞧，好像在向我索求什麼內在的東西，某種我不理解也不願去深究的東西。儘管我沒看到奇嫚，但那樣緊迫笑容使我不得不退場，我趕緊離開了百貨，我不知道還能怎樣。到了家，我把剩下的時間拿來看一部還沒追完的警匪劇，可是螢幕裡仍時不時的出現著那幾位面容相仿、擦著紅唇的女人的臉。那不是奇嫚的臉，沒有一個是。然而在我的記憶裡，似乎有某些東西正在重疊、混淆，甚至被盜取。

奇嫚到家時發現我躺在沙發上睡著了，我看見她並沒有穿著公司的衣服，而是一般的休閒服，便問她去了哪裡。

「哦，今天與同事聚餐，也算是公司慶祝拿到了一筆不錯的業務，後來我們還去看了電影。很難得吧！」

「是啊……」我說著一面把自己撐起來，她今天的妝扮一點也不像那些櫃姐，沒有紅脣，而是淡淡的粉色，沒有包頭，而是清爽的馬尾，看到她這樣我便放心了。不過我同時也注意到，剛剛奇嫚雖然表現出一副開心的樣子，但那景況頂多可以說是興奮，並沒有笑容，連微笑都沒有，真是怪異，好像她根本忘了怎麼笑似的。還是事情就是如此？她忘了怎麼笑？

不，不可能，至少那位理髮師還看過她笑。

我起身，走向奇嫚，她烏亮的雙眼對著我，納悶著我要做些甚麼，我雙手擺在兩側，有些彘扭，我知道我好想雙手抱緊她，看她在我懷裡幸福的樣子，可是現在既然她不笑了，我又怎麼樣才可以知道她是幸福的樣子？我愣在原地，沒有動作，奇嫚用手指擦拭過我的眼角，我才意識到我哭了。現在反而是她緊緊抱著我。「嘿怎麼了？壓力太大嗎？沒事的。」她說，「一切都會沒事的。」我閉起眼睛，彷彿在她的聲音裡潛進了一處幽暗的洞穴。

我不再糾結此事，直到兩個月後，我發現一件更弔詭的事：所有奇嫚笑著的照片都不見了。第一張我發現這樣的照片是，我們去遊樂園玩，最後一起站在大門口的合影。我記得那天奇嫚綁了辮子，拿著遊樂園的導覽手冊大大地對著鏡頭笑著，自夏天以來，我時常看著這張相片，希望藉此回憶美麗的奇嫚。可是一個下午，我再度把那張照片拿出來時，發現奇嫚居然不笑了！對，應該不是說照片不見，而是照片都變得不一樣了。可是這根本是巫術，這絕對不是我記憶有問題，奇嫚還在我記憶裡鮮明的笑著，我很確定這張照片裡奇嫚是笑著的，怎麼會就這樣說不笑就不笑了呢？

於是我開始翻箱倒櫃地找我們以前拍的照片，去東北角衝浪的，和朋友去餐廳聚餐的、到南部和家人旅行的、或者喬遷新居時慶祝的……沒有，一張都沒有了。奇嫚的嘴角平而沒有生氣，與其說是不開心，更像是面無表情，或許類似於那些廣告看版上樣板無奇的女人？而我，以及照片裡的其他人，竟沒有半點變化。為什麼是奇嫚，我不知道，怎麼會？怎麼會她是唯一一個被奪去笑容的人呢？

那天我懷著沉重的心情等待奇嫚到家，由於天氣是陰天，就算開了陽台光根本透不進來，屋子裡充滿晦暗不明的陰鬱。我在這狹窄的空間裡思索著，這陣子以來奇嫚除了並不笑是否有什麼特別的變化。有時假日，我們倆都在家，奇嫚似乎會刻意與我保持距離。在她看劇或忙碌著什麼的時候，甚至會擺起一個「請勿打擾」的小牌子，那是她自己親手做的，厚紙板與膠帶，奇異筆與螢光筆的組合。奇嫚是不是曾說過，她需要可以獨處的時間與空間？我似乎從沒把它放在心上，依然三不五時，趁她分心時跑去捉弄她。被捉弄時，奇嫚總會有些生氣，這時她會擺出另一個鬧彘蹄賭氣的表情，很可愛，這是我第二喜歡的表情。

大抵而言，奇嫚在窗邊時，我就得在客廳桌邊，在客廳時，我就會到床邊的桌子那裡。雖然說是客廳，不過往右一望一眼就可以看見床，僅用一個書櫃勉強擋住半邊。畢竟是一房帶陽台的公寓，兩個人要有完全獨處的空間，可以說是不可能。

不過至今我們不也過得好好的嗎？

五點了，離奇嫚下班還有幾個小時，我感覺餓了便往街上走。休息日時我總會去吃拉麵，有甚至多花上個幾十塊，多買杯生啤酒犒賞自己。可是今天，我怎麼樣都沒那個心情。

我越走越遠，路旁的車流聲越來越大，一旁的建築物從社區住宅變成了商辦與店面，等到我意識過來，我已經在通往那間奇嫚工作的百貨公司路上。這次我連偽裝都沒有，我既恍神又大膽，沒有多想就拉開了大門，走進了那氣派的百貨商場裡。

百貨公司裡特有的香氣撲鼻而來，而奇嫚在那裡，我第一眼就看見了。她露出的細長的腿，精心打理著的包頭，炯炯有神的雙眼……更重要的是，她在笑，她的確在笑。看見她時，她正對著一個和氣的太太微笑，耐心解說著商品。或許她的微笑也是商品的一部份。

有幾秒鐘的時間，我猶豫著是否應該上前走得更近，我懷疑自己一旦接近，奇嫚的笑容就會崩解，再也無法復原，也不知道哪來的念頭使我這麼想，是因為我已數個月來沒有再清楚看過這樣的笑容吧。飽含靈魂的美麗奇嫚變得模糊不清，漸漸留在心裡印象只有宛若雜草般令人煩悶的嘮叨或脾氣。

就在此時，奇嫚看見我了。她大步前來，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，我猜想她可能怒氣騰騰，也可能只是單純覺得疑惑，我不知道該拿什麼心情去面對她，當她停在我面前，果不其然，那美好的笑容立馬收了起來，她的表情又成了退化的照片上那樣的

平版無奇。笑容的消失如此迅速，就像夜晚草皮上結的冷霜，或晨露，或浪花，可見美好的東西總是如此。

「來這裡買紅酒嗎？」她指的是樓下那間我常逛的進口超市，我時常在那裡添購紅酒沒錯，多虧這個藉口，我鬆了口氣。然而也是在同時，我差點脫口而出說道：

「我可以買點你的笑容嗎？」

但這句話仍沒溜出嘴邊。「對啊。」我說，順著她的話。「今天還好嗎？你有沒有什麼想要的？」

「剛剛那客人買了一組保養品，不過她是熟客了，沒什麼新的客人。」她停頓了一下，「也幫我買包蘆筍吧，我想做沙拉。」

「好。」

說完，她轉身離去，我的視線無法離開她的背影，她細細尖尖的黑皮鞋踩在大理石磚上留下的聲音，她轉過身去時顯露出的那種冷漠，我剛剛看見在笑的那位真的是奇嫚嗎？還是只是名為奇嫚的複製品？接著我走進地下的商場，那進口超市中陳列了各種昂貴的水果、生鮮、零食與洋酒，令人賞心悅目的並不僅是它們優雅的包裝，其所象徵的異國情調，一種你購入就相當於購入了某部分遠方那樣的心境，才是促使人們不斷於此流動的最大幻覺。用緞帶綁了個結的哈密瓜、以精緻插畫包裝的巧克力、產地名子很長念起來就別有一番階級意味的生火腿、被包裝得像是香水瓶一樣的橄欖油……當然，還有一排排分門別列的紅白酒櫃。「分享你的快樂。」其中一個商品旁邊擺了個這樣的廣告文案。分享你的快樂？我突然想到，要是我能夠分享我的快樂給奇嫚，也許奇嫚的笑容就不會消失？但確切來說要怎麼做？

我擔心我從一開始就做錯了。到家後，我把蘆筍與紅酒丟進冰箱，重新回到書桌前看著那些稍早拿出來的照片，奇嫚依然在哪裡，站在遊樂園前，背後能看見一角摩天輪和高高的樹影，她手中依然舉著捲了起來的導覽手冊，依然綁著我覺得很可愛的辮子，卻沒有笑。我幾乎是下意識地翻到這張照片的背後，想看看笑容是不是掉到後面去了，沒有，一片空白。當然了，我真像個傻子。我重新把這些照片歸回原位，反正我也無能為力，不能再多做些什麼。我其實一直以為最能夠將瞬間凝結的東西就是照片了，不過現在看來可不是這樣。照片的功能若不在於捕捉當下最真實的景色，那又還有什麼意義呢？

奇嫚剛開始不笑時，我曾討她開心的手法諸如買甜點、她喜歡的鮮花，或租一些電影給她，這些漸漸地起不了什麼作用，因此我想，提供物質稱不上是分享快樂。我繼續想破頭，得出的結論是，「我的快樂」與「她的快樂」或許沒怎麼交集，因此無法分享。我傳訊息給幾位朋友告訴他們我的結論，一個回我「天才」，另一個回我「屁」，我因此更不確定這結論到底是不是對的。絕望之餘，我搜尋「分享快樂的方法」，頁面跳出的幾筆資料諸如：「愛你周圍的人，並使他們快樂」、「用出自內心的微笑和人們打招呼，你將得到**真**快樂」、「溫柔天使就是你」、「給人希望」……竟是些廢話。談起來如此空泛。尤其「給人希望」這意見，奇嫚肯定不需要，但我搞不好倒是需要些。

若要說我們每次吵起架來的理由，多半是那句：「你離我遠一點！」最傷透了我的心。孤獨，或許是這個？我唯一沒有也不願交給她的東西。這共居的屋子裡也無法提供給她的東西。

大約十步的距離。我稍微算了一下，從房頭走到房尾，最左側的沙發一直到裡面床旁邊，大約只有十步的距離。這是多麼小的空間啊！我居然以前都沒有意識到。奇嫚平時都坐在床旁邊的梳妝台，那裡大約只有半尺寬。我在沙發上遊戲時或看電視時，我能清楚地感覺到她的氣息，或笑或哭，或者憤怒。尤其冷戰時，整個屋子裡沒有任何一處角落能躲得了那種氛圍，彷彿被人施放了毒氣，兩人的動作都顯得特別僵硬。

奇嫚總是第一個跑到陽台的人，有時還把自己反鎖在那裡。她總是仰頭望著那些更高的大廈，這動作總是讓我又想到了那些在施工地裡同樣抬著頭看著新屋的人。我是多麼嫌惡他們的笑容，因為我忌妒他們，他們滿足的眼神彷彿在說：「我很快就能夠搬進這裡。」他們的神情像是正在瞻仰、幻想，一種可預期的未來。但我做不到。我無法仰頭看著那些我一輩子無法擁有的東西。居於這棟公寓已經是我的極限。

我試圖回想每一個曾經對我笑過的奇嫚，奇嫚穿著洋裝、穿著短裙、穿著長褲，綁著馬尾、包頭或乾脆將長髮散落於肩，各式各樣的奇嫚，如今卻沒有一個是我的。她的笑容變成了在櫃上販售的商品，是展示物，是無意義的樣品。

我仍然每天早上看著那樣的奇嫚，她會給我一個「早安」或者「晚點見」的眼神，而我每每當我看著她，就像在等待奇蹟。奇嫚曾警告我這種注視讓她不安。我向她說明我只是在等待她的一個微笑，她則又擺出了一個不以為然的表情。「我不是物

品，我想笑才會笑。」可是到底是什麼時候呢？我問。「這個嘛……你不在的時候吧？」她說完，我彷彿又看到了那幾隻從她後腦杓髮絲裡溜出來的黑蛇，輕輕地吐著蛇信。

許多我不理解的情感湧上我。當我回想起這幕，我依舊感覺如此。接著我竟然把照片給撕了。所有奇嫚的照片都撕了。我從各個角落搬來許多東西，有放衣物的收納盒、嶄新的鐵架、我裝遊戲片的塑膠箱子、一個沒有用的木櫃、小玻璃櫃等，最後則是零散的一些堅固紙箱和鐵盒。屋子裡一度揚起一些灰塵，但我不在意。我慢慢地依順序、大小、重量，把這些物品堆積在原先隔開「客廳」與「臥室」之間的矮書櫃上。另一頭的影子越來越深，屋子裡的空間感正在變形，在我興建這堵牆、這個偽裝的閣樓、這座塔的時候，我感覺到了興奮，這些大大小小的物品疊起來將近天花板的高度，雖然不是那麼地密合或美觀，卻完美地達成了「隔間」的效果。我後退了幾步看著這穩固的傑作。

接著，我將「牆」對面梳妝台旁的檯燈開啟。暖鵝色的黃光傾洩而出，流露在這約四坪大的空間裡。奇嫚往床旁邊貼著的海報捲曲，一旁擺設的相框與乾燥花瓶橫出了陰影，看起來還真有種小房間般的窩心。儘管沒了來自沙發那裡的主燈而顯得較為陰暗，不過現在，奇嫚可以在這裡獨處了。

我得意地想著，接著走出了家門。我迫不及待看到她晚點知道我替她做了一個小房間時的表情。她會在那裡面微笑嗎？會對我笑嗎？其實我還真說不準。或許等她在孤獨裡恢復了自己，我也可以重新再見她一次。好好奇嫚，我的奇嫚。